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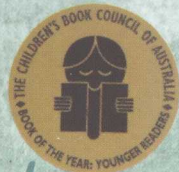


小金玫瑰  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1996年澳大利亚童书协会年度佳作奖



# Swashbuckler 游侠小剑客

[澳] 詹姆士·莫罗内 著

高天羽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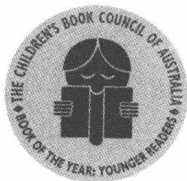


NLIC2970822392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金玫瑰  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1996年澳大利亚童书协会年度佳作奖



Swashbuckler  
游侠小剑客

[澳]詹姆士·莫罗内 著

高天羽 译



NLIC2970822392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游侠小剑客 / [澳]莫罗内著;高天羽译. — 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2.8

(小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)

ISBN 978-7-5324-9064-6

I.①游... II.①莫... ②高... III.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①I61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2720号

---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2-126 号

Text copyright ©2011 James Maloney

First Published in Australia b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



小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## 游侠小剑客

[澳]詹姆士·莫罗内 著

高天羽 译

徐进图

赵晓音 装帧

---

责任编辑 庞冬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辉

---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 少儿网 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 [postmaster@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---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7.5 字数 61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064-6 / I · 3437

定价 1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# 1



**我**上公园垄小学才一天,就在回家路上叫人给抢了。

那天放学晚了,因为我的新老师科顿先生让我留下和他随便聊聊,什么“彼得,你将来想干什么呀”、“你是从哪儿转来的呀”之类的。

我说我以前上的是贝勒维预备学校,他听了抬了抬眉毛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:那么,你来公园垄这破地方干吗?

时候不早,大多数孩子都没影了,我一路小跑出了校门,朝前两天找到的捷径跑去。这是一条一百来米长的小路,它穿过一片

浓密的灌木丛，两边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后门。早晨上学的时候，它就让我少走了十分钟的路。我心说我可真是个天才，这么快就抄到近路了。

可是我错了。到了小路最窄的一段，路边浓密的树丛里突然走出一个男孩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认得他，他是我班上的，有那么一会儿，我还以为他是来和我交朋友的。

可是我又错了。我身后长长的野草沙沙作响，接着“哗啦”一声，从里面又冒出来一个男孩，他块头很大，看起来很不友好。这下，我被包围了。

他们俩很快切入正题。“新来的小子，有钱没有？”那小个子问我。

“没有，我妈从来不给我钱。”

我没瞎说。钱在我们家总是很缺，所以我们才搬到公园垄来住。

小个子望着我身后的同伙笑了笑：“阿赖，我看，你得跟我们这位新朋友好好谈谈。”

阿赖！我知道他。看他那样子就挺无赖的。我要是有这么个难听的名字，肯定也会讨厌大伙儿、欺负大伙儿的。这头大猩猩刚才已经逼到了我身后，听同伙这么一说，他一把将我扯到了路边

的一块空地上。

这个阿赖，好像非要把人顶到什么东西上才过瘾似的。恰好空地中间有一棵树，于是，他就把我顶到了树干上。

看来，这是一次分工明确的二人行动。傻大个阿赖负责动手，小个子负责出主意、说话。阿赖长得丑，闻起来也像一根破掉的污水管，我心说他一定有蛀牙——真奇妙，我就快被剁成碎肉了，居然还在动这个脑筋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还想问他刷牙了没有；但仔细一想，还是算了。

粗糙的树皮蹭在我背上，阿赖的口臭喷在我脸上。真恶心。我把目光投向阿赖的身后，望着那一大圈裸露的土地、那片树木周围被踩倒的小草，还有那丛隔在我们和小路之间的低矮灌木。灌木丛上有个缺口，通过它，可以望见一户人家的后院，但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没人会来救我。我背后的大树伸出一根茁壮的树枝，上面垂着根绳子，这或许是“鸟嘴臭”和“智多星”挂在那儿的刑具。那绳子垂到了一丛灌木后面，离我很远，根本够不着。看来逃跑也是没希望了。

“我身上没有钱的呀。”我向他们哀求。这当然是在说谎——我的鞋子里就藏着三张十块钱的纸币。这些个小流氓都是笨蛋，以为只要开口，你就会乖乖把钱交出来。嘁，我才不会让钱落到他

们手上呢,那可是我努力工作存下的,要用来买球鞋呢。

“得了吧,小孩子身上都会带点钱的,用来买买糖果应应急什么的。”小个子继续催我。他的个头比我小,身材嘛,用妈妈的话来说,是肉鼓鼓的,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个胖子,但现在不是叫他“胖子”的时候。他的头发黑黑的,剪得很短,全都竖着,看起来很凶;他的眼睛小小的,像猪那样眯缝着,看我的神情,就像看着满满一桶泔水。

见我不肯合作,他对阿赖说:“我看得让他知道知道,没给我们预备钱的小孩儿会有什么下场。”他的声音很委屈,就像是怪我把他的生意给搞砸了似的。

这两个家伙比我想的要认真。他们看着我,笑了起来。那是欺负人的坏笑,是流氓在把人逼到角落时脸上露出的笑。

突然,在这片危险而寂静的空地上,出现了得救的希望。

“立刻罢手!”附近的灌木丛里传来一声喊,“站住莫动,放下人犯!”

那是一个坚定而自信的声音,虽然不像是大人,但听起来深沉而威严。

“托尼,谁在那儿?”阿赖问他的头目。小个子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,犹豫地朝那里迈了几步。

“不知道啊。”他气呼呼地望着周围的空地说。现在，我至少知道他叫什么了。知道是谁在揍你总是一件好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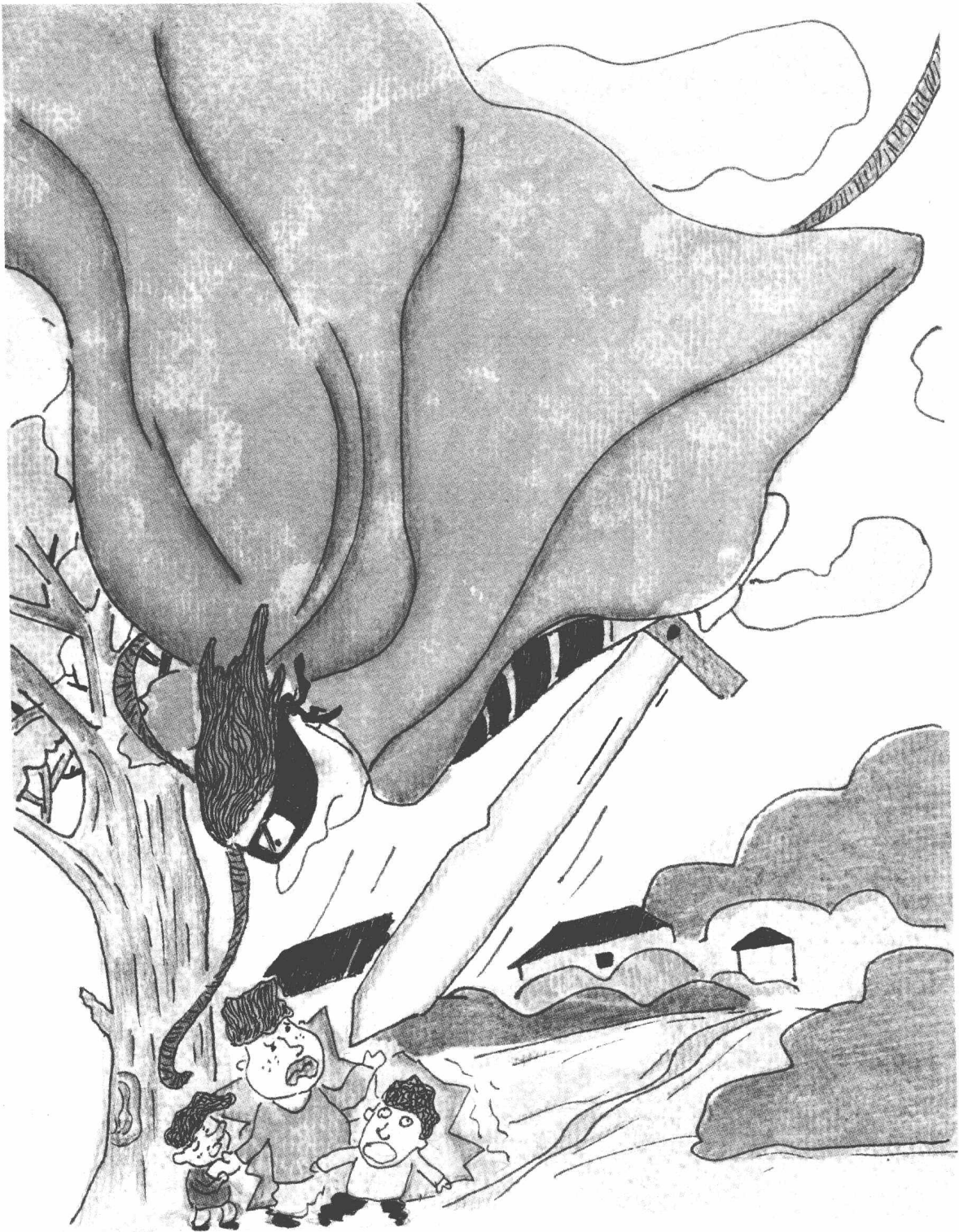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阿赖的手掌里扭来扭去，伸长着脖子向外张望，却还是看不见那个说话的人，但我听得出，那声音是从垂下绳子的灌木后面传出来的。

突然，树丛里传来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吼，周围树木上的鸟儿都惊得飞了起来。我们三个瞪大眼睛，看着一个男孩抓着绳头从灌木丛后面冲了出来。绳子绷直的一刹那，他的身体也荡到空中，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朝我们飞来。他在空中手舞足蹈，嘴里还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。

这副架势已经够惊人了，他的打扮更加惊人：他上身穿着红白条子的T恤，腿上裹着黑色长裤，一件紫色的披风在肩膀后面迎风招展。最夸张的是，他脸上还蒙着块黑布，像条围巾似的在脑袋后面打了个结。

这位豪放的天外来客冲我们迎面飞来。可惜他的降落技术太差，没等飞到跟前，就在地上摔成了花花绿绿的一堆，离阿赖顶着我的那棵树还差了几米。他一骨碌爬了起来，但紧接着就踩到自己的披风，又跌倒了。两跤一跌，刚才的华丽开场就打了好几个折扣。我趁这机会仔细打量了他几眼，发现他的那件披风，其实是条





系在T恤袖子上的旧床单。

我的这位救星终于站稳了脚步，开始发号施令：“泼皮，放开那无辜的少年旅人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阿赖反问。

“叫你罢手，如若不然，定让你一剑穿心，尸骨葬身乌腹！”

“你谁啊你？”托尼问他。

“只管行事磊落，莫问姓甚名谁，”说着，这小孩从腰带里抽出一把木剑，在空中挽了几个剑花，仿佛是在邀请“乌嘴臭”和“智多星”和自己比剑，“无耻小人，还不逃窜，是要做我剑下冤魂么？”

“剑下什么？”阿赖开始心虚了，看起来真有点逃窜的意思了。

可托尼就没那么容易被唬住了，他对同伴吆喝：“别傻了，阿赖！去把那根傻不拉叽的棍子抢过来，别让那小子伤着自己。”

阿赖照办了，这比看起来容易得多。我的那位救星表面上凶神恶煞，把木剑舞得上下翻飞，可一旦真要保护自己，他的自信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阿赖迈开大步，径直走到他的面前，把那根木头猛地抢了过来，然后一把揪住了他的衬衣前襟。

他这么做时，当然把我晾在了一边。我一看，逃跑的机会来了。可是我不能跑。这个一身怪打扮的疯小孩，下场肯定比我还惨，我就这么跑了可不太仗义——至少不能现在就跑。

现在，阿赖把这个紫衣超人顶在了树上，就是刚才顶着我的地方。

“我们看看逮到谁了——”托尼的口气阴险又嘲讽；他走上前去，一把扯掉了那孩子的黑色面罩，“——肖飞儿！”

妙的是，我也认识这张脸。他是我新班级上的同学。我心想公园垄的人肯定都有毛病。我记得他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科顿先生有一次发现他在数学课上看闲书。他姓肖飞儿，名字很好玩，叫安顿。是的，安顿·肖飞儿。

好了，我这位奇怪的救星已经没有了面罩，可他的嘴巴还在滔滔不绝。

“把你那脏手从我身上拿开，泼皮！你和你那同伙不过是毛贼草寇，一看就是吊死鬼的命，吊死后被太阳晒成两串白骨。尔等不得好死！”

“托尼，他在说什么呀？我可不爱听。他在发什么神经？”阿赖发起了牢骚。

“别管，揍他！”托尼下令。

“尔等可敢与我决斗！”安顿迸出了这么一句。他随时都会被痛殴一顿，但他似乎不怎么担心这个。

“决什么？”阿赖边问边望向托尼。

“别问了！赶紧揍他呀！”托尼叫喊着，他已经有点儿泄气了。

“尔等没胆的小贼！”被扯掉面罩的救星又喊了一嗓子。

“住嘴！”阿赖尖叫了一声，“没人敢说 I 胆小！”

阿赖可能只是有点生气，托尼却已经火冒三丈了。他气安顿猖狂，也气阿赖太笨，不照他的吩咐办事。他冲那个大个子同伴吼道：“阿赖！赶紧揍他，揍了他，他就闭嘴了。快点儿！”

可别，我心想，阿赖已经很生气了，一旦出手，就会把那孩子给打散架的。我该怎么办？我想到了藏在鞋子里的三十块钱。这个能救得了他吗？我悄悄脱下了鞋子，准备叫唤一声，引起他们的注意。但就在这时，附近又响起了另一声喊。我刚才望见的后院里，出现了一个女人，看样子正要把晒衣绳上的衣服收掉。托尼的怒吼传到了她的耳朵里，现在，她走到了院子的后篱笆边上。

“别欺负那孩子！走开！到别的地方去！”

“鸟嘴臭”和“智多星”再也受不了了：先是被一个疯子搅局，接着又被一个气呼呼的主妇喝止。他们丢下我们，撒腿就跑；但在跑开之前，托尼还是伸出手指，在我们面前摇晃了两下：“你们俩跑不了，你们死定了，死定了！明天等着瞧！”

## 2



**我** 望着托尼和阿赖朝学校的方向渐渐远去。阿赖看起来有点困惑,难怪托尼要向他解释刚才发生了什么,解释明天要怎么收拾我们。等我转过身来,我的那位疯子救星已经重新系好了面罩,捡起了木剑,然后又挥了几个不中用的剑花。

我开口问他:“你和我是一个班的,对吗?”但是我发现,他那副疯癫的样子不是专门用来对付不良少年的。

“兄台此言差矣,在下并非区区学童,在下乃一片阴影、一缕幽魂,日夜追踪恶人,无暇埋头书册。兄台或有同窗与我相貌相

仿,仅此而已。”

我在心里感激他的帮忙,所以没和他争。“树上的那根绳子是你系的,对吧?看来,你一直在那儿等着。可你又怎么知道,那两个家伙会把我拖到这儿来呢?”

他嘴角上翘,绽出了一个微笑。透过面罩,我看见了 he 得意洋洋的眼神。“窃贼与凶手的阴谋皆难逃我的法眼,这一带到处有我的耳目。”

我心说,肯定是托尼和阿赖老在这个地方吓唬小孩。这孩子怪是怪,人却很机灵。

他抓住还挂在树上的绳子说:“兄台,你我就此别过。”有那么一会儿,我还以为他会和来的时候一样,在绳子上荡着离开。不过以他出场时的表现来看,搞不好会把剑插进自己的肚肠。

他肯定也有同样的担忧,因为他迟疑了片刻,决定暂时不去碰那绳子了。我们沿着小路,朝我的新家方向走去。我心想,这下他总能放下伪装,请我到他家去坐坐了吧。可是我又一次想错了。

我们走到了托尼和阿赖对我设下埋伏的那一小段路时,安顿突然停下脚步,从地上捡起了一样东西。我没看清他捡的是什么,只看到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他接着说道:“兄台先请,在下还有要事未完。”

说着，他放慢脚步，让我在狭窄的小路上先走。我刚跨出三四步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窸窣声；那是浓密的灌木被压倒、被分开的声音。我回头一看，见安顿已经跳进了灌木丛上的一个狭窄缺口。他在里面踩出一条路，匆匆离开了小道。

我跟着他走了几步，但接着就停下了。为什么非要跟上去不可呢？他就是喜欢这么玩，跟上去只会坏了他的兴致。再说，我明天还可以再找他谈嘛。我连他的名字都知道了。明天见，安顿·肖飞儿——想着想着，我转过身子，朝家的方向走去——还有，谢谢你。

上学的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我一边朝新家走，一边在心里诅咒着我爸——这已经是这个礼拜的第十次诅咒了。走着走着到家了。房子真破，像一个木头盒子架在几条细长腿上，似乎只要打个响点儿的喷嚏，它就会整个掉下来，砸在下面那辆生锈的轿车上。和我们以前的房子不同，这里的后院没有能玩板球的地方，也没有能玩板球的伙伴。上了楼，没有地毯，空间狭小，做什么都施展不开。我踩着台阶，一步步往上走着，一边感受着整座房子在我的体重下震颤，一边在心里第十一次诅咒我的父亲。但愿我进门时他人不在。他现在已经不和我们住了；就算还一起住，现在也肯定在赌场里，妄想着靠赌马发财。这座房子的好处只有一个，那就

是爸永远不在。

我的两个妹妹谭雅和艾琳倒是都在，妈妈当然也在。谭雅在念三年级，艾琳一年级，她们今天本该和我一样去上学的，但妈妈还没有把事情安顿好。

昨天她对我说：“彼得，明天我带你们三个一起去学校。”可我不想再多等一天。我在这座新房子里无所事事，也受不了和两个妹妹呆在一起。身为家里唯一的男人，这滋味可不好受。

于是我回答说：“我自己去好了。”妈妈冲我皱了皱眉，一副无奈而又难过的样子；但她也知道，她拦不住我。

然而现在，在认识了公园垄迎新委员会之后，我开始后悔今天没有待在家里。



3



第

二天早晨,妈妈抽出了时间,开车送谭雅和艾琳去学校。我还是自己去的。要不让人看见我和她们仨在一起就够麻烦了;况且,我还得避开“鸟嘴臭”和“智多星”。

今天我走的是大路,因为生怕他们还在小路边的灌木丛里打埋伏。我算准了时间,走到学校大门正好8点50分。这时候铃声响起,全校师生都集合到了校长的那个宝贝玫瑰花坛前面。昨天就有人告诉我,说这花坛是学校的一道风景,说它为公园垄小学赢得了巨大的名声,让校长觉得非常骄傲。我看见大家都排好队

14